

寻“失”志愿者3年让六百个家庭团圆

今天起，请给我
摘下“英雄”的前缀

（上接14版）如今当段子来说的细节，更多透露出的是医护人员们工作时的艰辛。在那个特殊时期，重病患者的生活护理、病房卫生的打扫，全都由护士负责，而且是在穿戴全套防护服的情况下完成。“我们经常是开工半小时不到，就已经汗流浹背了，贴身的衣物每天都是湿了又干，干了再湿。”

医治身体的疾病不易，医治心灵的创伤更难。在金潭潭医院，李晓静不仅要护理患者的病体，更要带着他们走出痛苦，找回希望。

在李晓静他们护理团队负责的北四楼病区，一名女患者的父母双双感染新冠肺炎过世，她自己也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感染了。“她双眼里的迷茫、痛苦和绝望，直击我内心。那个瞬间，我想起过世的母亲，我懂得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李晓静回忆见到患者的第一印象，“每天陪着聊，聊丈夫和孩子，鼓励她把内心情绪说出来；一起在走廊里散步、做操，有时只是静静地握着她的手。”

渐渐地，笑容重新出现在患者脸上，那是对生活重新焕发的希望，是对战胜病魔重新燃起的信念。

坚强温暖的“大后方”

“我特别想感谢我先生老许，是他的支持和付出，让我能一次次将孩子和家庭扔给我一个人。”李晓静说，“他是最了解我的人，知道我的情结所在。”

爱人老许说：“当晓静跟我说她想去驰援武汉时，我很快就答应了，我知道她内心已经有了决定，我要做的就是支持她。她父亲是军人，她也曾经是军人，骨子里有磨灭不掉的军人情结。越是危难时刻，她越是会挺身而出。”

不舍你走，不忍你留，爱就是在背后默默地支持。

2019年11月，李晓静的母亲过世，按照当地的风俗，老人去世百日要举行悼念仪式。李晓静在春节前就早早请好了假，全家也订好了机票。随着李晓静提出申请，他们退掉了机票，老许和两个孩子留守上海，老许还帮着李晓静做家里老人的思想工作。

母亲百日那天，李晓静在武汉含泪发了一条朋友圈，悼念慈母。爱人老许则在上海发了一条朋友圈：“乡俗忆百日，奈何楚天疫，此去家国事，更是两依依。”寥寥数语，满是对妻子的疼爱和宽慰。

李晓静想要感谢的人还有她的“战友们”。

出征后不久，李晓静将微信头像换了一张照片，她面向车窗窗外，向送别的人们敬了一个军礼。战友们得知李晓静驰援武汉后，自动成为了她的坚强后盾，一个个“爱心微信群”就这样组建起来。

由于长时间工作，护理人员脸上会留下防护设备深深的勒痕，不少人脸上出现了压疮和伤痕。李晓静发出求助微信：我的团队需要水胶体敷料。战友们“闻风而动”，在不到7个小时内为晓静团队捐了2000片医用敷料。

得知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无暇去买牛奶，爱心微信群又沸腾了。短短一个小时，这个群的退役军人为晓静募集了1万元，并联系到武汉一家牛奶专卖店，200箱带着退役军人战友深情关怀的牛奶当晚就送到了晓静团队手上。

大家对李晓静说：你在前线“战疫”，我们在后方为你送去最需要的物资，分工不同，但我们都身在“战场”！

李晓静在《致我亲爱的战友们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武汉奋斗的六十多个日日夜夜，关于你们，有太多的记忆让我不能忘怀，各种各样的物资满载着你们的关爱到我们身边。我们都是带着你们的关心而来，也转化成了我们战斗的力量。在病房里，我们加倍对患者呵护和关爱，不仅仅是代表医疗队，也是代表着你们，代表着我们退役军人的力量！我们做到了，满墙的感谢信记录着我们的努力和艰辛，这也是你们的功勋。

带着不凡的记忆，回归平凡

在抢救病人的一线，挫折感和成就感总是交替出现，李晓静对此印象深刻，“医学不是万能的，面对这场疫情，我们虽经万苦千辛，却也有没从死神手里抢回的人，这时候我们心里那份挫折和无力很深刻。我们也看到，一点点从危重症状态好转，直至康复出院的病人，那时喜不自胜，感到世界都是我们的。”

“脱下白衣，我们是女儿，是母亲，是大家身边再平凡不过的朋友。穿上白衣，我们就要面对病魔，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特殊情况下，我们被称为英雄，其实，平时我们每天都在这么做”——李晓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护士的工作是平凡的，在疫情中，又变得那么不平凡。”李晓静说：“随着疫情结束，我们会带着这段不凡的记忆，回归平凡。”

属于上海第二批医疗队的战“疫”于3月31日顺利结束。李晓静回忆说，“往日热闹的走廊，那天突然归于平静。来到武汉，似乎感情变得更加脆弱了，更容易被感动。相处了一个多月的病患，我亲自把他们送到其他楼层，临走时回头看见病患们排成一队不舍地向我招手，那一刻竟忍不住地快走起来，我怕他们看见我脸上的泪水。那个被我们护理团队付诸了太多心血的北四楼（病区），如今病房已空无一入，但墙上的感谢信还在，记录着我们（见证康复）的欢笑和努力。”

4月14日，完成14天隔离的李晓静清晨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早安！今天起，请给我摘下‘英雄’的前缀，我是那位先生的爱人，是两个可爱孩子的妈妈，是你们身边那个平凡的同事……我是上海的2400万分之一。今晚，我会和你们一样，陪家人一起吃饭，陪孩子做作业、玩耍，弥补79天缺失的陪伴。收过过去，平凡的我，汇入万家灯火，回归平淡的生活”。



▲潮州市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会长陈顺民（右一）带领团队乘搜救艇在韩江开展日常巡河（4月10日摄），本报记者毛鑫摄

“

“每一个救助电话都是突如其来，每一次寻找都要倾尽全力。”广东潮州有个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一直致力于无偿协寻走失人员

3年来，这个团队从6人小组成长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公益组织，拥有志愿者约300人

3年来，这群民间志愿者累计收到600余宗求助信息，寻人成功率高达96%

当地人评价说，他们找回的不只是一个人，更让一个个家庭团圆

本报记者毛鑫、黄焱、詹奕嘉

2017年3月的一个子夜，接到汕头澄海友人的求助信息，家住潮州的陈顺民匆忙叫上5个好友，爬上了幽寂的笔架山。清晨时分，他们在一个山坡找到了走失的老人。看到家人团聚喜极而泣的场面，陈顺民深受触动。

在此之前，陈顺民已在公益圈转了两年，给孤寡老人送过米油、给困难户捐过钱物、在马路指挥过交通……但他一直想找个常态运作的志愿组织，这一刻让他忽有所悟。

“我们何不成立自己的寻失组织？”陈顺民一说，6个人一拍即合。

“人走失了，家可能就没了”

“公益组织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要挑这么难的寻失做？图什么？”

“不图什么，你来求助我，我来帮助你，就很开心。”

没有资金、没有办公地点，寻失团队就在陈顺民租的车库里开了张。他们首先将寻失对象定位在未满14周岁儿童、60岁以上老人及有智力、精神障碍的人员。接到求助信息后，团队先让家属报警，同时将走失人员信息制作成寻失图，在微信朋友圈发布。

每一次寻人都像是一次作战。寻失团队穿着橙红色的工作服，在无数个黑夜“橙衣夜行”。求助越来越多，已经有4360个微信好友的陈顺民专门买了台256G内存的新手机，但每次打开微信，仍有许多未读信息。

点开他的微信朋友圈，“敬请大家爱心转发！”“已找到，撤销启事！”“敬请大家再次帮忙留意关注”……几乎满屏都是寻失和公益服务信息。

“家人感觉我走火入魔了。”陈顺民说。

3年来，寻失团队在潮州市民政局正式注册了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从6人发展到300余人。工作室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里，寻人海报和各种资料堆得满满当当。

“爱心接力，助爱回家”“志愿献爱心，关怀显真情”“寻人解困不遗余力，潮汕寻失公益仁心”……几十幅锦旗和荣誉证书挂满了墙，显得屋子更挤了。

“公益组织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要挑这么难的寻失做？图什么？”

“不图什么，你来求助我，我来帮助你，就很开心。”

“那是种什么样的开心？”

“一种很自然的感受，由心底涌出的快乐。”

面对记者的疑惑，联合会会长陈顺民回答后讲了一个故事。

2018年9月，潮州市区一对母女失踪。起先，陈顺民认为带着3岁小孩，该女子应该不会轻生。但寻失团队找了好几天仍一无所获。后来经派出所证实，这对母女都已经过世。

陈顺民说这件事让他坚信，他们找的不仅是一个人在，而是一个家。“人走失了，家可能就没了；人在，家在。”

找人法宝“寻失图”

找到人，最短只要5分钟，

最长历时19天

潮州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有过不少“高光时刻”——接到的600多宗寻失请求里，寻回率高达96%；曾求助团队的走失者母亲寻回孩子后自愿加入，成为会员；数百个未成年和老人被安全送

到家……虽是志愿服务，能力却一点都不业余，“寻失图”作用尤其突出。

志愿者们向记者展示了厚厚一摞三年来发布的所有“寻失图”纸质版。这些寻人启事设计得算不上考究，但信息清楚，统一规范。

图片上方印着“潮州市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的名称和图标，并附上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中间是经过家属同意发布的走失者照片；下方是走失者外貌、年龄、穿着等信息，并附上联系人、二维码等。

现在，只要收到寻人请求，他们能在几分钟内制作好“寻失图”发布到朋友圈。

“我们会去相应的派出所了解情况、分头寻找。”陈顺民说，发朋友圈是“破局”的关键一环，“现在社会上热心人很多，一般都会有人打电话说走失者大概经过哪里，我们就顺着方向找监控。”

在得到相关部门批准授权的前提下，志愿者们还学会了通过监控视频判断走失者大致的位置和方向。时间久了，对老人、小孩不同年龄的步速、骑车和步行的不同进程等细节积累了一定经验，看到监控大致就能判断去哪儿找、如何提前“拦截”。

“有时候看到某个路口的监控，走失者并没有往前走，那根据我们的经验，他可能就折回来了，所以我们会在之前的几个路口找。”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副秘书长庄幕华说。

有一次，这边寻失图刚发出，刚好就有志愿者发现路边有个人很像走失者，随即拍照返回，“一拍即合”，全程只用了5分钟。

但更多的时候，寻人历程充满着磨难与坎坷。2018年4月，寻失团队接到求助，一名智力有障碍的29岁男子在潮州市龙湖镇附近失去导航定位功能后走失。

志愿者们两度调整修改“寻失图”，又分别以槐山岗、意溪坝溪为中心辐射周边不断找寻，终于在金山大桥意溪段桥下找到走失者。整个找寻历经19天，至今仍是联合会寻失的最长纪录。

在寻失中团队发现，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走失者经常会去年轻时记忆最深的地方。遇到这类案例，他们会根据老人年轻时的职业、社会关系等进行寻找。不仅针对老人，团队在未成年人寻失方面也经验颇丰。比如未成年人身带钱的信息不能披露，“叛逆少年”的照片最好不要发布，寻回后及时做好心理疏导……

如今，志愿者们已经养成了职业习惯。路上遇到可能是走失的老人、儿童，就主动在群里询问，有时候能碰见另外的队员正发照片寻失。

“我们还将引入带热像仪的无人机帮助寻失。”陈顺民说，此前，有些走失人员由于不在监控范围内、或在GPS信号薄弱的区域，导致寻找困难。“有了热像仪无人机的加入，人如果走失在大山中，就很有可能被探测到。”

无愧“寻失志愿者”之名

志愿者要遵守不少规矩：

酒后不能出队、参加急救知识

培训、学习法律知识……

在潮州市街头巷尾一提到“弘德寻失”，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交口称赞。潮州市人大代表詹爱平说，这个组织的志愿者们在寻找走失人员方面特别高效，感觉他们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工作，一旦有了线索就能广泛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往往能很快动员大家帮忙找人，口碑非常好。

作为当地“网红”志愿者团队，想加入的人自然不少。“人多了不等于好干活。”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名誉会长杨昭宏说，不少奔着“打名气”“蹭关系”“搞营销”的人都想挤进来“假公济私”，把不好关团队就容易垮掉。

“提出加入的人，我会先加他微信好友，关注他的朋友圈，看他平时发布的内容。”陈顺民说，如果朋友圈都是很正能量的内容或者参加过志愿者服务，就是加分项，“说白了最关键的一点还是看他有没有善心。”

为了确保个人安全和寻失质量，联合会给志愿者们列了不少规矩：酒后不能出队、参加急救知识培训、学习法律知识……

出去寻人的志愿者都要穿统一队服，橘红色衣服中间一条两指宽的荧光带绕胸口一圈，右肩上挂着记录仪。为了避免寻失中可能遇到的意外损失情况，“好心办坏事”，联合会还吸收了一名志愿者担任法律顾问。

不少求助信息是夜里传来，每个志愿者手机都必须保持24小时开机。夜半时分来的电话，常常把全家人都吵醒。“夜里出门寻人，家人感觉有点不可思议，但既然成立了组织，就要对每一宗求助认真负责。”陈顺民说。

寻人的过程中也会遇到挫折，志愿者们难免心理有波动。每当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坐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心，最后都相互鼓励：“我们付出了，能帮到人家，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样就满足了，就要坚持做下去。”

“签了名注了册，就要对得起‘志愿者’这三个字。”陈顺民告诉记者，志愿者们都有自己的工作生活，不少人还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志愿寻人不可避免要占用许多精力，影响家庭生活，但能帮助到这么多的家庭团圆，还是值得。“如果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社会哪有爱和正能量出来？”

“赚到最多的，就是‘谢谢’”

“我太了解家人走失的感受了，刻骨铭心，所以我要站出来，加入团队，帮更多家庭团员。”许曼说，不管多难多累，有指令就出发

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工作室的一角，挂着一张特别的锦旗。与其他锦旗落款为某全家不同，这个锦旗落款是潮州市救助管理站。

一家公立单位为何要给一家公益组织送锦旗？2018年7月，潮州市救助管理站连续接收了4个流浪孩子，却没能联系上家属。有工作人员尝试着找寻失团队帮忙，结果志愿者们没几天就帮4人找到了家。救助站不仅解了燃眉之急，还受到了省里嘉奖。

消息一传开，就像推开了一扇门，越来越多的派出所包括110指挥中心开始与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合作，主动提供失踪者线索和技术帮助。不少派出所民警、救助站工作人员还加入了志愿者联合会。

这和寻失团队成立之初面对的冷遇和误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志愿者们去沿街店铺查找线索，常常被拒绝……

对此，寻失团队回应的方式就是三个字“做实事”：发动人海战术，沿路一步一步走，遇人一个问，转发朋友圈求助。

有一次凌晨3点出门寻人，志愿者们认识了某派出所值班民警，他对志愿者们做的事情很感兴趣，和志愿者们互留了电话号码又加了微信，如今接到报失线索或流浪人员，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寻失团队。

抬头看了一眼满墙的锦旗，陈顺民说，这三年来赚的最多的，就是“谢谢”两个字。

2019年8月31日下午，潮州市民许曼16岁的儿子离家出走，夫妻俩多方寻找未果，在朋友建议下联系了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两个

小时过去，孩子失而复得。

深受感动的许曼第二天就申请加入寻失团队，如今已参加10多宗寻失活动。

从受益者到参与者，许曼的经历代表了很多普通民众对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的态度转变。

“我太了解家人走失的感受了，刻骨铭心，所以我要站出来，加入团队，帮更多家庭团员。”许曼说，不管多难多累，有指令就出发，“潮州有这么个无私的团队，我感到很暖心自豪。”

为了无法释怀的4%

“没有一个人会平白无故走失。”为了避免更多家庭陷入亲人走失的痛苦，如今的寻失联合会更加注重“关口前移”

接到求助600余宗，找回率高达96%，弘德寻失志愿者联合会的成功率可谓不低，但他们对“没有找到的4%”仍然不能释怀。

为了避免更多家庭陷入亲人走失的痛苦，如今的寻失联合会更加注重“关口前移”，如向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属普及阿尔茨海默病知识、如对有离家出走倾向的孩子进行心理干预。

“有的老年人不愿意戴智能设备，充电和使用也麻烦，我们就买个缝纫机，在老人衣服后背上缝上姓名、家属电话、地址等信息，免费发放了800个内含家庭信息的黄色手环，可以像手表一样戴在手腕上。”庄幕华说，联合会正在筹划将衣服上的老人信息制作成二维码，避免信息泄露或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陈顺民告诉记者，许多离家出走的小孩背后往往都有家庭原因，有的小孩对父母的教育方式有意见，出门之后丝毫不理会父母打来的电话、发来的信息，但通过同龄好友却很快就联系上了。

“没有一个人会平白无故走失，所以我们找到孩子之后会和父母交流，提醒他们改变教育方式或交流方式，避免孩子再次离家出走。”陈顺民说。

联合会人数不断增加，功能也不断拓展，这两年陆续成立了弘德河湖志愿保护队和交通志愿服务队。

在热心企业的资助下，联合会配备了2艘搜救艇，不仅增强了水上搜救力量，还针对电鱼捕鱼、河岸焚烧、倾倒垃圾等行为开展志愿巡河。

2019年7月中旬，开着搜救艇的志愿者发现韩江大桥喷漆施工可能造成河面污染，便向潮州市水务部门反映情况，管理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处理。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弘德寻失志愿者们还发动队友、企业、筹集酒精、消毒液等防控物资和农产品，慰问交通卡口、基层派出所和交警部门。

“像弘德寻失这样专业的社会组织，可以弥补我们职能部门一些顾及不到的地方，比如对救援工作和公益事业，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潮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刘万鹏认为，这样的行为值得弘扬，让更多社会组织向寻失志愿者们看齐，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尽管备受赞誉，志愿者们并未因此自满。“我们的初心刚刚实现，后面还要继续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要做到让每一个人都愿意参加志愿活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顺民说，未来弘德寻失联合会还要加强自身组织和硬件设施建设，改善办公条件，通过技能培训提升搜救水平，探索划分区域、志愿者分组让寻失更加精细及时，“争取实现哪里有人走失，哪里就有志愿者迅速介入。”